

说明：以下法师辅导笔录，为道友个人行为。如有错漏之处，向上师三宝忏悔，请道友
们批评指正。

《中观宝鬘论》第二十三课

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

发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中观宝鬘论广释》。现在讲第二品“轮番说因果”的三个科判中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主要宣讲增上生的因果，增上生的因果当中，正在讲制止四种恶业：制止贪酒、制止贪赌、制止贪女、制止贪猎。其中前面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制止贪女。

壬三、（制止贪女）分三：一、以女身不净而总遮止；二、分别遮止；三、修不净观之果。

制止贪女在小乘教法、大乘教法当中都是数数提及，在《入行论》第八品当中，也是为了制止妄念的缘故观女身不净，制止我们对女色的贪执。在此处也是有这种意义在里面的，要修学佛法必须要遣除障碍，贪女色也是一种比较大的障碍。如果没有通过理证数数观察，观察之后没有数数去作意、修行，内心当中如果没有真正产生女色不净的这种觉受，对女色的贪执应该说还是很严重的。

如果有这种严重的贪执，真正要顺利地通过清净心来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想要朝解脱道方面去努力，另外一种心态就是对于世间法当中女色的贪著。有这样两种心态很难以真正发生非常清净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佛在经典当中讲到了对治的方法，龙树菩萨也是以发挥的方式在论典当中，再再提及怎样修持不净、怎样制止贪女的很多窍诀关要。这里也是讲到了一些平时我们已经听过的内容。

在这个颂词当中，大部分内容我们在学习《心性休息大车疏》的时候，无垢光尊者也引用了很多颂词进行观察。总的方面，我们知道这种是相顺于分别心的缘起。如果对于一个法再再地注意它的善妙，贪欲心就会再再地生起来。比如认为一个东西非常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想、去思维，那么对它的贪心就会以不可遏制的方式增长。

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我们对于所贪著的境界，再再观想它的不如意之处，它的无常之处或者痛苦之处，或者就女身来讲观想她的不净之处，如果把这些方面观察清楚之后，我们的心对于不净法是不会生起贪欲心的。比如对于粪便，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厌恶之处、不清净的自体，对于粪便等观察作意的时候，根本没办法产生贪心。那么现在对于女色，以前认为女色有清净的，有可贪之处，在没有修持正法之前或者没入佛法之前，都是按照以前的老习惯，认为女色有一种可贪之处，所以再再作意之后，内心当中的贪欲心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严厉了。

现在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要观察女身的不清净之处，这种分别心的作意把以前贪著认为可爱的对象，观想成一种不清净、非可爱的相的时候，观察一两次当然不会起效果的，观察很多次之后，对于所贪的对境确实引发一种不净、非可爱乐的这种想法，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内心当中以前的贪心，通过如实的观察、如是地如理作意之后就会改变，改变成对女色不在贪执了。

对女身不太贪执就是入道的一种大因缘，对于我们修持正法守持戒律也好，禅定也好，或者是抉择破无明之邪慧也好，都有很大帮助，对修道直接、间接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圣者相续当中都是没有这些贪心的，对凡夫来讲要像圣者那样一下从根本上断除这些烦恼的种子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从粗大的分别念，对治分别念的方式是可以的。

我们作意女色不净，作意非可爱相，这是分别念，这种分别念属于善分别，这种善分别可以对治恶分别，对治以前的非理作意——认为女生清净或者可贪的这些分别。通过分别心去对治分别心，就像以水引水、已觉除觉的方式一样，后面通过这样的观想，就能够压制住这些粗大的分别，压制住这些粗大烦恼之后，前面讲过戒、定、慧的功德就会增上，在这个基础上再修持了义的教法就很容易解脱。这就是修持女身不净总的原理。了知总的原理之后，再去分别了知这些道理，就比较容易通达它的含义了。

癸一、以女身不净而总遮止：

多数贪女者，思女色净生，
实则女人身，丝毫无清净。

一般凡夫对于女色极其贪执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呢？“多数贪女者”，在世间当中绝大多数对于女人有很大贪心的人，是怎么样的原因引发的？第二句就讲到“思女色净生”，思女色净而产生的，对女色的贪心、很猛烈的烦恼不可能无因无缘。这种因缘就来自于非理作意和烦恼障的种子、对境等。实际上“思女色净生”，我们以前的思维通过非理作意，认为女色是清净的，女色既然是清净的，当然就可以获得了，具备一种可获得的基础。有了女色清净的这种非理作意之后，就想得到这种清净的法。主要是因为思考或者妄执女色是清净的，在这种非理作意当中而产生了女色是一种可爱相，产生了女色是可贪执的相的想法。

第一句第二句主要是讲到一般的凡夫是怎样产生贪心的，把这种产生贪心的根源找到之后就可以对治了。如果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贪女色这种烦恼的真正非常正确了义的根源，要从其他地方去下手，恐怕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现在龙树菩萨教给我们真正从根本上去找原因，从根本上把原因找到之后再下手对治就非常方便。对于女身产生贪心的因是什么？怎么样去对治这个因？从这方面就观察得很清楚。对女色生贪执的因就是——思维女色清净，认为这种女色是清净的法。

现在我们要对治这种烦恼就要开始思维：女色是不清净的。实际意义上思维女色清净是非理作意。非理作意就是把本来不清净的法执著成一个清静法。现在就要对女色、对女身如理作意——本身是不清净的。通过佛菩萨的教言一步一步观察之后，了知所贪的对境原本是不清净的，以前是搞错了，现在要如理作意。通过这样的如理作意，知道了女色的本性、自性之后，就可以逐渐地熄灭贪欲心。

后面两句讲到“实则女人身，丝毫无清净。”实际意义上，按照真实的本性观察的时候，女人的身体没有丝毫清净可言，从里到外都是不净充满的，这是总破贪女色，因为女色不清净而总的遮止。

多数过分贪恋女人者，其原因就是，由非理作意的分别念而将女人本不清净的身体颠倒认为她的容颜清净可爱所产生的。

“多数过分贪恋女人者”，有些人大多数是年轻人，年轻人对于女人、对异性的贪恋，按照世俗缘起来讲气脉明点正在增上，正在圆满的状态，一般来讲对于异性的贪心比较容易引起来，而且比较容易增上。到了老年之后相续当中的气脉明点逐渐开始衰败，对于女性的贪执，总体来讲自然而然就会熄灭。

很多老年人到了老年之后，对于以前年轻时候的那种狂热、热情觉得很可笑，根本不值得这样去追求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但是到了老年之后气脉明点衰败，忍耐力开始下降了，这时嗔恨心就容易被引发。不管怎么样，这是按一般情况来讲的。如果再详细分析的时候，有些年轻人的脾气也是很重的，老年人贪心很重的也有，这些是特殊情况下的增上障，是增上的障碍。增上的障碍，在大家的共同障碍当中是一种不共的，有些人贪心很重，有些人嗔心很重，这就是属于增上障。

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种多数过分贪恋女人的原因就是，通过非理作意分别念将女人本不清净的身体颠倒执著为清净。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引发的，对方本来是不清净的，自己因为无明障碍蒙蔽了自己的慧眼的缘故，看不清楚所贪的对境到底是可贪、不可贪，到底是清净、不清净，所以把不清净的容颜认为是清净可爱的，就是这样产生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女色有的时候本身就是容颜可爱的，为什么说是把不清净的认为成清净呢？所谓的容颜清丽、可爱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通过如理观察也不难发现，但是众生连这一点如理观察的能力自己都没有，却把这种外境认为是一种清净可爱而产生贪恋。下面对于整体和支分都要做详尽的观察，从里到外确实没有真正可贪的对境。

而这并不是她的本体，什么不是她的本体？是讲她的容颜可爱，所谓清净、容颜可爱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女色、女身自己的本性，不是她的本体。

即使在名言的事实中对女人的身体加以观察，也会明白女身值得贪执的清净部分一丝一毫也不存在，因而极度贪恋实不应理。

在胜义谛中连女色的名字都不存在，连清净的名字、连女色的名字都没有，何况它的事实呢？不要说胜义谛，即便是在名言谛的事实当中，所谓女人的身体都是没有丝毫清净的。我们观察之后就知道，值得贪恋的、有一点点的清净部分一丝一毫都没有，丝毫没有所谓一点清净的部分，所以仔细观察之后，我们知道对于女人极度贪恋是绝对不应理的。

癸二、（分别遮止）分三：一、破女人分支美丽；二、破有支身体美丽；三、破贪女是乐因。

对她的口或眼睛等等每一个部分进行观察，叫做破女人分支美丽；有支是整体的意思，具有分支叫有支。从整体方面再对女色进行观察，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美丽的自性；第三个是破贪女身是乐因，有些人认为贪著女人是快乐的因，但是除了非理作意之外，并不能成立一个真实的根据。

子一（破女人分支美丽）分四：一、唯是不净自性故贪爱不应理；二、其比喻；三、若贪女身则无离贪之处；四、愚者执不净为欢喜因。

四个科判当中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唯是不净自性故贪爱不应理”。这些支分唯一是不清净的自性，对这样不清净的自性产生贪心、产生贪爱，实际上是不合道理的。

丑一、唯是不净自性故贪爱不应理：

口乃稠唾涎，齿垢不净器，
鼻流脓液涕，眼出泪眵器。
腹内即粪尿，肺肝等之器，
愚者未见女，贪爱彼身体。

下面挑选女人身体中部分分支来进行观察，实际上从里到外、从五官到内脏，都没有真正可贪的清静之处。首先是口，有些人对于女人的口有贪执，认为女人的口很清净而值得贪著，但实际上真正分析口的时候，是“稠唾涎”，就是非常浓稠的口水的来

源。还有“齿垢不净器”。齿垢不净器就是说：在她的嘴里有牙齿，牙齿中间有齿垢，齿垢是让人生厌之处。口水也好或者这些齿垢也好，都是令人生厌之处不清净的本体。

所以，口实际上是不清净的器具，产生不净物的器具就是这个口，口臭或者很多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是从口里出来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口确实是不净的。如果两三天不刷牙、不漱口，口里面发出来的气味是很难闻的。为了遮止这种臭味，每天都要进行清洗，或者每天都要进行刷牙等，就是为了遮障或者说让臭气不至于太明显，有这样一种本性。所以说口实际上是一种不净的器具。

“鼻流脓液涕”，鼻子实际上也是不清净的，为什么呢？它会流出一些鼻脓或者鼻涕等，鼻子是鼻脓和鼻涕的来源，因为整个鼻子也没有清净可言。

“眼出泪眵器”，有些人贪著女人的眼睛，认为女人的眼睛很好看、很明亮怎么样，实际上眼睛在观察的时候，除了是很多色法组成，还有很多水气之外，还是很多不清净的来源。怎么是不清净的来源呢？这地方讲了两种情况：“泪”、“眵”。泪就是眼泪，一般来讲眼泪应该是不清净的自性、不清净的液体，眼泪是从眼睛当中流出来的，眼睛应该是不清净的器具。眵就是眼屎，眼屎也是来源于眼睛，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所谓眼睛也不是一个清静的自性。

从眼口鼻观察之后，再观察腹腔里面有没有清净的自性呢？“腹内即粪尿”，首先讲小腹，腹腔中有大肠、小肠，里面装满了粪便、尿液，从这方面讲腹内是很不清净的。

“肺肝等之器”，在胸腔当中也有很多内脏——心、肺、肝、肾等等，很多很多内脏也是充满在身体当中，如果一个一个拿出来观察的时候，都是不清净的自性。

通过里外几个例子观察完之后，可得出结论“愚者未见女，贪爱彼身体。”愚蠢的人没有见到女人的这种本性，见到显现在外面的虚假现象之后，就认为是一个清净的自性。但现在还没有做详防尽观察，只是稍稍地观察一下之后，从五官到内脏里面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清净。也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没观察的缘故，没见到女人不清净的自性，所以通过愚痴引发“贪爱彼身体”，开始对女人的身体引发了一种极度的贪爱，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应该是不合理的。如果自己真的要贪爱的话，应该贪爱一个清净的对象，但是自己所贪的女人并不是一个清净的对象，她是个很不清净的自性。从这方面讲我们知道，我们的分别心贪著女人，除了非理作意合理的解释之外，没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女人的口腔是浓稠唾液、齿垢等肮脏物的真正根源或器具；

颂词当中讲女人的口腔有嘴皮、牙齿、口水、舌头等等，口腔是这些浓稠唾液的来源，还有很多齿垢等肮脏物的根源或者是器具。

双鼻孔是流出没有成熟为涎液不清净的各种脓液、鼻涕的器具，犹如不净室一般；

双鼻孔也是孔窍，孔窍是流出还没有成熟为涎液的不清净的各种脓液，脓的鼻涕也好、清的鼻涕也好，是这些脓的、清的鼻涕来源的器具。犹如不净室，鼻腔实际上和不净室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从鼻腔当中流出很多不清净的固体或者液体的缘故，所以说就像不净室，像厕所一样的。

两眼是漏出眼眵、流淌泪水的器具。

眼睛是漏出眼眵、流淌泪水的器具，所以本体也是不清净的。

各种脏物充满的腹腔全部遍布粪尿，从腹腔观察，腹腔中充满各种脏物，遍满粪尿。从胃以上观察，有时有没消化的东西在胃里面，消化了的主要是在腹腔当中，大便、小便这些都是在腹腔当中，从这方面观察根本没有清净可言。

胸腔内有肺等内脏。在腹腔中有心、肺这些不清净的物体，不清净的内脏。

内心迷惑的愚者没有现量见到女人的身体如此，为什么如鸡犬般颠倒地贪恋她的身体呢？这仅仅是迷惑而已。

内心有着迷惑、无明的愚者没有现量见到，有些是现量见到了，但是还是认为她是清净的。有些人在上学时也是学习过人体构造、内脏等知识。还有一些学医的人，学解剖的时候早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在知道的时候也许没有正确的引导，或者相续当中习气太弱的缘故，虽然知道这些从里到外都是这种不净的自性，但是还是生起贪心，只能说明贪欲心很重，习气非常非常深重，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学一两次或者观想一两次就想要达到效果是很难的。

如果真的想要从根本上净除内心对女身的贪执，就要彻底地了知这些颂词，把颂词的意义记在心中之后，必须要反复地观察、反复观想，内心当中生起一种女色不清净的新的习气，新的习气还要加强，还要稳固。要真正断除对女色的贪执，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个法很殊胜，我修了马上就要成就，如果修不成就马上就不修了，这个心态是不对的。

法是非常正确的一种引导，但是能不能够在我们相续中生起一种真正离贪的觉受呢？主要是看自己的兴趣如何，信心如何，以及串习的时间、串习的力度如何。就像以前的很多修行者，通过修持此类法获得离贪自性一样，现在很多修行者——南传、北传、藏传的很多修行者都在修持这个法，也正在生起这种觉受，以后这些修行者修此法也能够生起觉受，所以我们以前没生起来，现在准备修的时候，必须对这些修法的原理，内心中生起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

有了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之后，如果发现自己的贪心很重，就要下决心首先对治这种贪欲心。为什么呢？因为无垢光尊者在《禅定休息》当中也讲过，要观察我们相续当中哪一种烦恼最粗猛，就用所有的力量首先对治这种烦恼。如果自己的贪心最粗猛，就用尽所有的办法对治贪心；如果嗔心最粗猛，用尽其他的方法对治嗔心。也就是说，粗重的烦恼首先压制，把粗重的烦恼压制之后，再去对治其他烦恼，就是这个原则。

从这方面观察，如果内心当中有迷惑就没办法现量见到，如果没有现量见到、没生起觉受就会贪执。为什么说如鸡犬般贪执呢？鸡犬般主要是愚痴的比喻。鸡和犬是旁生，主要代表愚痴，没有像人类一样敏锐的智慧，没有办法观察非理和事理清净、不清净，没办法分辨。从人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鸡和犬都是没有智慧的表现。此处说“如鸡犬般颠倒”，我们说对于女色进行观察的时候，她就是一种不清净的自性，如果还要去贪执，那就和鸡犬没有什么差别了，和禽兽没有什么差别了。从正面观察的时候，要用自己本具的智慧，对自己所贪执的对境观察一下到底是可贪的，还是不可贪的，若根本不观察可谈、不可贪就去享用、追求，就与这些鸡犬一样没什么差别。所以，为什么如鸡犬般颠倒地贪恋她的身体呢？仅仅是迷惑而已，没有什么实义。

丑二、其比喻：

如有无知者，贪著脏瓶饰，
世人由愚痴，恋女亦如是。

此处喻义对照观察的时候，打个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比喻。“如有无知者”，有些没有分析，不知道或者有愚痴自性的人。“贪著脏瓶饰”，有一个很脏的瓶子里面装满了不净物，但是这个瓶子外面用比较好的东西装饰——画了很好的画，或者用其他宝物或其他东西装饰过，外表看起来是悦意可人的自性，但里面实际上是装满不净的自

性。真正无知的人不知道里面是装满不净物，不知道表面看起来华丽漂亮的瓶子不应该贪著它的自性，因为它的自性是不清净的。不知道才开始贪著装饰品，如果开始贪著这种肮脏的饰瓶，那么其他的智者就会呵斥他。因为这瓶子的自性实际上是属于不清净的。

同样的道理，“世人由愚痴，恋女亦如是”。一般世间人，通过愚痴“恋女”，贪恋女身也和这个一样。女身的外表也会搞得漂漂亮亮的，也会装饰自己、包装自己，让自己好像显得非常清纯可爱，有这样一种造作，把头发、皮肤装饰得很好，衣服穿得很好、非常整洁，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外面装饰，里面的自性，从皮肤往里面开始观察的时候，每一个法都是不清净的。世间愚痴的人贪著女人，实际上是因为无知、没有好好观察，不知其本性是不清净的，从这方面也是作了呵责。

如同有些人不知道观察分析而贪执装满不净物、外面由珍宝饰品装点的瓶子一样，世间俗人由于愚昧不知女人的自性而爱恋外在的装饰与容色等的人们也与此相同。

喻义对照的时候就这样讲的，如同有些人不知道观察分析，没有好好地去观察分析，就看到一个外表，这个外表是用很多珍宝装饰的瓶子，但里面实际上是马桶或者是一个装满不净物的自性，开始贪著这个瓶子，认为是很可爱的一种东西。那么这是一种愚痴的做法。

“世间俗人由于愚昧不知女人的自性”，一般的人，即世间俗人，没有生起这种境界的人称之为世间俗人。如果我们没有生起这样的境界就会不客气地被划成世间俗人。这种世间俗人因为愚昧不知女人的自性，没有观察或者没有生起定解，不知道女人的自性确实是非可爱的，而爱恋外在的装饰和容色。外在的装饰和容色只是外表，其本性是不清净的，所以不知道其本性而贪恋外面的这些装饰和贪恋装满不净物的瓶子是一个性质，和贪恋不清净的厕所是一个性质。

从这方面观察，就知道龙树菩萨在此处严厉呵责贪恋女色。因为此处所讲的法并不是在讲一般的世间法。如果是在讲世间法，有世间人他们的做法，但是如果修解脱道、要修出仙道，实际情况摆得很清楚，如果对于女色贪执，这颗心无法入道，无法入道的缘故就成了大障碍。要真正引发众生的出离心，要将修行人的心调伏在解脱道的状态当中，就必须对于这种不清净的法进行呵斥，对于贪著不清净的非理作意进行严厉的呵斥，让我们知道这种心态对解脱道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极其不合理。所以他用了很多比喻，在几个颂词当中经常使用的“愚者”，是频频出现的，还有贪女色犹如贪恋不净的瓶子一样，这也是出现的。还有后面比喻成猪，把这些贪欲比喻成狗，有很多比喻。实际上都是让我们知道，如果不观察对女色生贪，实际上是和一般的旁生一样愚痴。因为有这种必要性，所以在讲的时候也是用比较严厉的口吻。

丑三、若贪女身则无离贪之处：

身境极臭秽，本是离贪因，
世人过贪彼，依何引离贪？

贪恋女身的人就没有办法离贪了，如果处在没办法离贪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处在贪欲的状态当中，是和轮回的法相应的。而且在轮回的法当中，严厉的贪欲心可以说是一种恶趣之因。为了得到今生当中一点点安乐，而造下恶趣之因、轮回之因，从这方面来讲对于一个真正想求解脱道的人来说，应该是不合理的。

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要打破我们矛盾的心理。一般人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想要求解脱，另一方面想要追求一些世间的圆满。这样的矛盾心理如果不处理好，最后就会登地久蹉跎，或者说真正要获得解脱道就会非常艰难。一方面在往前跑，一

方面有个绳子拉住，怎么能跑得快呢？所以，要彻底打破我们内心当中的侥幸心理，要打破这种犹豫的心理，必须要对颂词好好地去观察作意，彻底知道解脱道是一种离贪的自性，是一种清净的自性，而贪欲心、贪女色是轮回的根。男欢女爱轮回根，在佛经当中也这样讲过。在《楞严经》中也这样讲过，如果不断贪欲、不断淫欲心，那么再长时间修法，也没办法和真正的解脱道相应，讲了很多实际的道理。如果没有真正的离贪、处在贪欲心的状态当中是无法获得解脱的，只有打破了贪欲心之后，才可以修习清净的善法获得善趣，也可以修持清净的善法获得解脱道。所以，此处讲如果贪恋女色就没有离贪之处了。

“身境极臭秽，本是离贪因”。身境，就是讲身体。身体的一切地方都是极其“臭秽”、不清净的自性。“本是离贪因”，本来这些身体的对境是让我们离开贪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对境是不清净的缘故。一般人对不清净的法都是不贪的，都是厌背的。女人的身体一切地方都是不清净的，从实际情况来讲，应该是引离众生贪欲心的因，生起厌背之处。

“世人过贪彼，依何引离贪？”众生对于这么臭秽的、不清净的对境都生不起离贪的法，还进行贪著这种身境，以后通过什么法让众生离贪呢？没有办法了。因为本来是很明显不清净的法，都离不开贪心，都再再还要贪著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法能够引导众生离开贪心呢？没有办法。

口、肾、颈等身体的地方是污秽不堪，如同肮脏至极的粪坑一样，

前面分析过口、肾脏、脖颈等这些身体的地方，应该是一种污秽不堪的自性，如同肮脏至极的粪坑一般。如果没有修行的人，还没真正开始修行的人就觉得不可能，女人的口和脖颈像粪坑一样是接受不了的，有这样一种想法。不管是否接受得了，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对于这样的教义就生不起觉受。

像真正修行有素的人，虽然没有获得解脱，但是已经和不净观相应，其内心当中生起的觉受和感觉确实实和粪坑相比有过之而不及。真正要修行到一定程度，对教言讲的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信服。如果没有修到量，就觉得这是很勉强的一种说教，是很勉强的一种比喻而已，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真正按照这样的修法修下去，内心当中绝对会产生非常厌恶的感觉，就像对粪坑很厌恶一样，对女色也会生起极度的厌恶心。

本该是离贪之因，可是，愚昧的世人们如果还要变本加厉地贪爱它，那么依靠什么办法才能将之引向离贪的境界呢？因为他们无有离贪的机会。

对于本来应该是离贪之对境、离贪之因的女人的身体，应该是厌离的，但是愚昧的世人还要变本加厉地去贪爱她的话，那么依靠一个什么办法才能够解脱？佛陀能够使用的方法基本上已经使用尽了，应该讲到的教言也已经讲完了，我们也不要再想：除此法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法能够让我们更轻松地获得解脱或者离贪呢？实际上除了这些正对治，即修不净对治不清净的贪恋。除此之外，很难有其他真正的方法，虽然也有菩提心的更高的方法，空性观的方法，还有密乘当中把烦恼转道用方法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连这种比较粗显的、比较共同的法也难以生起的话，通过菩提心的方式去压制，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观想，或者是空性观理论上都知道怎么样去观想，但实际上真正要做的时候，真正要去通过修行相应是困难的。

在对治贪欲的时候，对于对境贪著，从反方面去作意可以去压服，很多教言是从这方面着重讲的。所以我们不要想这个法学了，知道了，是不是以后再过几年又学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法去对治，实际上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法讲得这么清楚，如果真地想

修持它，这个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在没办法依靠其他的法引向离贪的境界了，因为他们已经断绝了生起离贪的这种善行的机会。

丑四、愚者执不净为欢喜因：

犹如猪倍贪，屎尿处呕物，
如是屎尿源，欲者如猪贪。
身城不清净，布满出孔道，
愚者由此于，执为欢喜因，

首先打比喻，犹如世间上的猪倍加贪著屎尿处和呕吐物，对于这些不清净的东西是非常非常耽著的，有些地方说猪吃大便，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是猪吃一些很肮脏的剩饭、变馊的饭等等，这些应该是发呕之处，但是猪就很欢喜吃这些东西。从人的方面来讲，猪是愚痴的、分辨不清楚清净与不清净的这种动物。如果从猪自己的境界来看，肯定是清净的，这没什么讲的。我们认为不净的东西，它认为很清净，它的感觉当中就是清净的，它才会贪著，它才会吃，而它自己认为的不净之物，肯定也不吃的。现在我们是站在人的角度，站在人的高度来观察猪的行为，按照人的标准衡量的时候，猪把不净的东西执为清净的了。那么同样道理，教义中是站在智者的行为来看愚者的行为，站在智者的高度观察愚者的时候，愚者所贪著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不净的。有这种比较之后才知道，为什么此处用猪来作比喻，是有这种理论在里面的。

“如是屎尿源，欲者如猪贪。”如是女人就是一切屎尿的来源、不净的来源，或者她本体是不净物的。欲者不知道她就是不净，没办法分辨她是不净的，所以就像猪一样贪著着女人的身体。主要是分不清楚该贪、不该贪，清净、不清净，然后就开始对女色再再地贪执。

“身城不清净，布满出孔道”，怎么样不清净呢？“身城”，身体就是一个城市。身体为什么是城市呢？因为很多人依止的地方叫城市。我们的身体或者女人的身体里面有很多寄生虫，八万四千虫的依止处，这种身体也叫做身城。这样的身城实际上是不清净的，本体是不清净的。“布满出孔道”，在身体的很多地方，全身布满了流出不净物的孔道，嘴、大小便道、耳朵等等孔穴都是流出不净的孔道，还有身体流出不清净的汗水等，都是从毛孔排出来的，这些毛孔也是流出不净的孔道。从这方面也知道，身体的一切地方都是布满了出孔道的，布满了出孔道就说明整个身体都是不清净。外面的皮肤等是排泄不净物的孔道，里面是不净物的来源，从里到外都是不净的。

“愚者由此于，执为欢喜因，”愚者不了知的缘故，于这种不清净的身体、不清净的身城执为欢喜因，开始执著这是一种欢喜的因，能够产生安乐的因。

假设有人认为：如果是这样，世间劣夫为什么要贪爱呢？

跟随前面的意义，如果说女人不应该贪著的话，那么世间的凡夫、世间的劣夫为什么还要严重地贪著？原因何在？

就像积存屎尿的这个地方，粪便成堆，而愚蠢的猪却倍加贪执那里的呕吐物而享受着。

就像屎尿堆积的地方，一般人是不愿意去的，不要说真地住在那个地方、去享用，就是看都不想看，走路的时候也是捂着鼻子绕开走。在这种粪便成堆的地方，愚蠢的猪却倍加贪执粪便或者倍加贪著那个地方的呕吐物，然后开始享受这种不净物。

同样，对于屎尿之源或器、具有贪欲的有些愚者就像贪著呕物的猪一样，异常贪恋平庸的女人。

同样道理，对于屎尿的来源或者渗屎尿的器具——女人的身体，具有贪欲的有些

愚者没办法分辨清静不清净、该贪不该贪的对境，就像耽著呕吐物的猪一样，对于这种平庸的女人的身体极其贪执，这是不应理的。

就像将由千差万别的众生所遍及依存之处叫做城市一样，这个身体内部是八万种昆虫所依的城市，

这方面讲的身城，不清净的身城，是这样解释的，千差万别的众生所依止之处就叫作城市，女人的身体内部也是八万种昆虫所依的城市。

布满着流出各种肮脏物的许多空洞或者孔道，对于这样的女人，极其愚笨之人看作、妄执为享受喜乐的因，从而颠倒贪爱女人，这实是稀奇之处。

对于流出各种肮脏物、充满各种空洞或者孔道的不净身体，对于这样的女人，因为愚笨的人不了知的缘故，所以把这种本性看作或者妄执是享受喜乐之因，从而开始颠倒贪爱女人，这是非常稀奇的。

《念住经》中云：“以心寂静意，视贪如刃毒，诸心不静愚，视为欢喜因。”

在《正法念住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如果自己的心寂静，通过寂静心意的乐或者心态去观察贪心的时候，“视贪”就是通过这种寂静的心去观察贪欲的时候，就会知道贪和所贪的对境犹如“刃”和“毒”。“刃”就是兵器、兵刃。“毒”就是毒物。

如果我们不知道能贪所贪的就是一种兵刃，那么很有可能就象寂天菩萨所讲的一样，实际上这种贪欲心、贪执女人的这些非理作意等就是一个兵器。我们现在再再地贪著，实际上就是磨这个兵器，把兵器磨得很锋利然后来自杀。我们自己的贪欲和所贪的对境，就像兵刃一样，如果我们不厌弃，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生起贪心，加强贪心的状态，就像在磨这把刀，最后把自己杀死，最后把自己抛露在恶趣当中感受很长时间的痛苦。这是兵器的比喻。

然后是毒的比喻：贪心就是毒。毒本来是一个应该抛弃的对象，但是自己不抛弃反而服用，反而加强自己的贪心的话，这就是自取灭亡的因。所以，智者把贪欲看成任何毒而抛弃。

“诸心不静愚，视为欢喜因。”那么诸心不寂静的愚者，把这种贪心“视为欢喜因”。愚者认为贪恋女人、得到女人是产生欢喜的因，身体有快乐，心处在这种快乐当中，认为贪恋女人、得到女人是欢喜因，但是在智者看来这就是痛苦的因。

这方面就完全看自己是如理作意还是非理作意。对于女人的不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懂了，已经知道了。实际上如果真正内心当中见了女人的时候，还是有贪心而且这种贪心无法遮止继续生长的话，实际上对这个对境的不净，还没有真实认识，只是表面上大概知道了，只是不敢反驳或者说是从很肤浅的地方知道了。虽然知道，但是再看到女人的时候还是觉得是清静的，觉得教义当中所讲的不清净难以立足，或者有的时候干脆就不想这些教义。如果我们还有这种状态，就说明对女人不净的修法还应该着重下手去观察，应该翻阅很多资料，再再去打坐观修，最后通过修持才能够产生非常坚固的定解。当很坚固的定解产生之后，相续当中的这些比较粗猛的贪心才可以逐渐逐渐一步一步地熄灭。否则虽然学了很长时间，没办法真正使用在自己的心上面，就觉得这种修法是一种力量不大的法或不了义的法，会产生这种邪分别。所以对于这样的法还要看我们的心态，如果还没生起还是应该多努力的。

子二（破有支身体美丽）分四：一、总破贪女身；二、破贪形色；三、故贪女人不合理；四、谴责依止、赞叹女人之士。

丑一、总破贪女身：

汝见屎尿等，各自不净已，

于集彼之身，如何生悦意？

如果我们已经见到了屎尿等等各自不净，“各自不净”是说从女人身上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排出来的屎尿是各自不净的，流出来的臭汗是各自不净的，还有很多眼屎等是各自不净的。对于每个各自不净，我们都能够知道、都能见到的，既然这种各自不净都已经见到了，“于集彼之身，如何生悦意？”对于集彼，“彼”就是各自的不净，各自不净是从整体身体当中出来的。既然对于每一个不净都不能够生起贪心，那么对于能够积聚一切不净的身体，如何能够生起悦意心呢？实际上是生不起悦意心的。

就像《净心法要》当中所讲的一样，把这些女人的皮放一堆，牙齿放一堆，血液放一堆，内脏放一堆，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都没有一个清净的自性。但是一旦把它们聚集起来的时候，一下就生起贪心了。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如果分开的时候都没有一个清净的自性，合起来怎么可能变成清净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认为分开观察是不清净的，合起来就清净了，这只能说明：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是非理作意，没有真正了知女人身体就是不净的。

如果对别别分开之后是不清净的能够了知之后，现在下手重点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和合起来再观察，除了别别的不净物之外，所和合的到底是什么？所和合的没有一个重新产生的法，所和合的也就是别别不净的法。从这方面再如理观察，一个一个观想的时候，就把整体的女人观想在面前，然后开始观想她的皮肤、内脏等实际上都是不清净的，一个一个分解开之后，对她整体的贪执慢慢就会减弱。

精血混合中，不净种子生，
本知不净体，欲者何贪此？

女人是一种父精母血混合过程中不净种子而产生的。“本知不净体，欲者何贪此”？本来应该知道女人的身体是不净的自体，是通过不净的种子而产生的不净果法，这种不净果法的自体也应该是不清净的。知道了这种不清净的自体之后，具有贪欲的人为什么还要贪此呢？还要对女人的身体加倍的贪执，这是不合理的。

不净蕴彼湿，由皮所包裹，
与之同卧者，眠女内脏已。

“不净蕴”就是不净的生命，女人的身体是不清净的法所组成的，所以称之为“不净蕴”。“彼”还是讲不净蕴。“湿”是里面内脏等法，比如血液等等是湿润性的。“由皮所包裹”，外面皮肤是一种干燥的自性，通过干燥的皮肤把湿润的水等包裹起来的一种自体。

“与之同卧者，眠女内脏已”，不知道她的自性而和女人同床共枕的人，实际上就和睡在女人内脏当中一样。女人内脏是什么？就是表示不净的意思。在另外一个译本当中，甲曹杰大师的注释当中讲和不净物睡在一起没差别。所以此处讲女人的内脏就是不净物，就和睡在女人的内脏当中一样，如果我们真的睡在女人的内脏当中谁受得了？都受不了。实际意义上只是看我们习气深重与否，贪欲心很深重的时候不可能发现，如果真正有点相应的时候就会发现，和女人同卧就和睡在女人内脏当中是一模一样的。

明明你自己已经见到女人洒在地上的屎尿等都是肮脏不堪而视为令人发呕之处，对于由这些不净物聚合而成犹如臭皮囊般的身体，如何会感到悦意可心呢？实在极不应理。

对于女人撒在地上的屎尿等，这屎尿等就是讲各自不净，就是说女人撒在地上的屎、尿等等这些各自不净的法明明已经见到了，已生起定解了。对于这些法认为是“视

为令人发呕之处”，绝对是不清净的自体。对于由这些不净物聚合而成犹如臭皮囊般的身体，同样是这些不净物聚合之后，犹如臭皮囊一样的身体，“怎么可能会感到悦意可心呢？”这是不可能的，实在极不应理。

明明知道因与自体下劣不净精血混合在一起，不净种子之因中所生的不净色相之果，仍旧一味对此作清净想，所有具贪欲的人们以什么原因爱著女人呢？实不合理。

这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讲的，从科判第二个颂词所讲的，就是说“明明知道因与自体下劣不净”，什么叫做“因与自体下劣不净精血混合”呢？所谓的精血混合是一种因不净。这种因不净是父亲母亲通过贪欲心引发做不净行，这种不净精血的因完全是不清净的。通过不清净的因而产生不清净的自体是什么呢？这种自体是下劣不净精血混合在一起的受精卵，女人实际上最初就是从这地方来的。“不净种子之因中所生的不净色相之果”，不净种子就是前面所讲的不净经血、不净种子，通过不净种子的因产生的不净的色相就是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身体就是因中所生的不净色相之果，因和果自体都是不清净的，仍然一味对此做清净想，对此智者看来是不合理的。但是具有贪欲的人不明白这道理，而再次产生贪心，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一种作意。

不净之蕴即是不净血、黄水之湿性浸润的自性，外面只是由干燥的皮肤包裹，与之同床共枕，实际上就是睡在女人内脏中而已。

这句话主要是讲第三个颂词。“不净之蕴”主要是指别人的身体色蕴而言的，这种不净的色蕴就是里面之不净血和黄水的自性，黄水湿性而浸润的，外面是通过干燥的皮肤把这些包裹起来，和这种女人同床共枕的话，实际上和睡在女人的内脏当中是一模一样的。

《念住经》中云：“皮连骨肉聚此等，生起为妻之想已，一切凡愚生贪欲，不知女人实如幻。”

“皮连骨肉聚此等”，实际上女人的身体又是皮连着骨肉聚集的这种自体，对于这种女人“生起为妻之想已”，产生这是自己的妻子，产生一种我所，生起是自己的妻子的想法之后，“一切凡愚生贪欲”，一切凡愚对于自己的妻子、女人产生一种贪欲心，但实际上“不知女人实如幻”，不知道女人实际上是皮连骨肉聚合的自体，所以说她是如幻的，没有自性的。

对于这样没有自性的人产生一个实有的我所执，认为是自己的女人。这样讲的时候也是不知道女人如幻的，如果这种执著的自体都是不存在的话，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我所呢？这完全也是不合理的。所以众生没办法产生解脱的意乐也就是这样，以很强烈的贪心把女人执为我所之后再再去执著，有的时候生贪、有时候生瞋、有的时候生嫉妒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烦恼，都是因为女人开始逐渐逐渐产生了这些烦恼。

丑二（破贪形色）分三：一、总破贪女人形色；二、破贪容貌美丽；三、思维与女身相同自身亦为不净。

寅一、总破贪女人形色：

容色美或丑，年老或年幼，
女色皆不净，汝贪由何起？

所谓女人的形色，就是外表的形象和她的颜色、肤色等。形色有很多种，此处主要是讲容色或美或丑，或年老或年幼，年老的女人也好，年幼的女人也好，不管怎么样，“女色皆不净”。从总的方面讲，所有的美丑、老幼一切的女色，全都是不清净的自性，不可能说美女的自性是清净的，这个人长得很丑，她的自性肯定不清净，或者年老的

女人是不清净的，而年少的女人是清净的。有没有这种分别呢？实际上女色皆不净，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的女色都是不清净的。“汝贪由何起”？你的贪心由何而起呢？什么样的根据产生贪心，实际上根本说不出生起贪心的理由。对于普皆不净的女色生起贪心的根据，真正实实在在的理由根本找不到，所以就是一种非理作意。

如果认为：因为女人青春年少、美丽可爱等而贪恋。一般来讲，对于女人贪恋她的青春年少或者美丽可爱。

女人无论是容颜美丽也好，还是相貌丑陋也好，无论是年迈老朽也好，还是年青韶华也好，实际上女人整个身体都绝对离不开不清净，

女人容貌美丽或者相貌丑陋，年迈的人或青春的人，都是不清净的。

本来应当说出：“你的贪爱到底是由什么原因而生起的？”可是你无话可说。

如果现在真正自己对于女人有一种贪心的话，要回答此处作者提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种贪爱到底是什么原因而生出来的？为什么对于这样的女人生起贪心呢？实际上通过前面的颂词观察时，女人从皮肤到里面都是不清净的自性，你对这个非常不清净的自性，为什么要产生贪心？你的贪心到底从哪里产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无话可说。我们怎么样观察也是无话可说。

所以，愚昧的具贪者不应该贪著女人，

现在就应该知道了，如果还贪著女人就是愚痴者、愚昧者。愚昧者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醒悟过来，再不应该贪著女人是清净的或者可贪的对境。

《念住经》中云：“常为欲乐愚昧者，彼即耗尽善业已。”

在《念住经》中讲，如果经常贪恋女人欲乐，愚昧的人除了耗尽自己的善业之外，得不到任何的利益，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如果贪恋女人，自己的一切善业全部都要耗尽。

在世间当中贪恋女色、沉溺女色的人，亡国的也有，身败名裂的也有，死亡也有，在世间当中有很多例子。在出世间道当中、修佛法的人当中贪恋女色破戒的、贪恋女色而还俗的、贪恋女色而失毁解脱道的非常多，极其多。

通过贪恋女色造下无间罪的也有。在记载当中，有一个男人非常贪恋一个女人，他母亲害怕他出去造邪淫的罪业，就挡在门口不让他走。由于他自己的贪心炽盛，就威胁母亲说：“你如果在不让开，我就杀了你。”母亲说：“即便杀了我，也不让你出去造业。”当时这个男人丧心病狂地用剑把母亲杀死了。由此可以知道，贪恋女色会造下这么严重的罪业。

佛经当中讲，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恶趣。“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恶趣”这种说法，我应该知道女人在观察完之后，是不是真正像人们想的是祸水一样的自性衰败的因？从女人的本体来讲，绝对不存在所谓自性祸水的说法。女人只是一种中性法而已，只是一种无记法而已。也不是说生贪的因，也不是说生瞋的因，也不是说什么。

为什么说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恶趣呢？实际上就女人本身来讲不是生贪的因，也不是生瞋的因，这是在《四百论》中也讲过的。有些人看到女人生贪，如果是真正生贪心的因的话，所有人看到都一样生贪，但是一部分人看到生贪，一部分人看到生瞋心，一部分人看到生无记心。由此可知，女人的本体上面是不具备所谓自性祸水的说法或者自性恶趣因的说法。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贪执者上面。生贪的人对女色产生一种非理作意，缘这种对象就认为可贪之处而生起了强烈的烦恼开始造恶业。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要问题还不是在对方，主要问题还是在自己。同样是一个女人，如果说刚开

始的时候对这女人生贪心，最后通过这种修法如理作意之后，如果说三个月能修成的话，三个月之后再看这女人的时候，那就不是生贪的因了，就成了生厌恶的对境了，完全是厌背的对境。所以在菩萨的眼中就是空性的法，就是自性空的法。在佛陀的眼光当中，女人就是一种法界佛的自性。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知道，本体来讲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可贪，或者可嗔的对境，我们自己的想法在转变的缘故，对她的看法也在转变，所以现在转变的就是我们的想法。

为什么转变的是我们的想法还要在女人上面观察呢？我们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对对境的一种颠倒认识，对境不是一个自性可贪的，我们现在观察女人的自性怎么样不净等，实际上就是认识她本来就是这样的。认识到本来就是这样的之后，我们的贪欲心就会熄灭，所以还是为了熄灭自己的贪欲，通过观察外境的不净而熄灭自己内心当中的贪心，前面所讲的分别心的自性、分别心的缘起就是这样的。

寅二（破贪容貌美丽）分二：一、贪爱不合理；二、理当谴责。

卯一、贪爱不合理：

如粪色虽美，新鲜形状妙，
于彼不宜贪，女貌亦复然。

打比喻讲，“如粪色虽美”，有些大便的颜色看起来是很美的。“新鲜”，刚拉出的。“形状妙”，看起来形状也是很美妙的。“于彼不宜贪”，但是粪团颜色再美、再新鲜、形状再妙，都不可能对它生起贪心，因为它本体就是不净的缘故，所以说“于彼不宜贪”，怎么样都是不可能贪的。

“女貌亦复然”，女人的容貌也是一样的。不管是不是非常美丽，或者很年少（“新鲜”对照年少。），“形状妙”就是说姿态很美、身段很匀称等等，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净的自性。都是不净自性的缘故，对她“不宜贪”，对女色是不宜贪的。

两个不净的法放在一起做一个比喻。粪团是不净的，我们容易理解；女人是不净的，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了。但是，实际上粪团的不净和女人的不净，从不净的侧面来讲都一样，都一样的缘故，所以我们说粪团再美、再新鲜、再形状妙，我们都不会贪著，女人再美、再年少、再身材好，也不能贪。为什么呢？不净故，不清净的缘故。不清净的缘故，是不应该贪的对境，从这方面讲贪爱是不合理的。

例如说，粪便团陈旧、中等或色美新鲜，光彩夺目，形状好看，无论它有何等多的优点，但有心之人谁也不应该贪执它。

就粪团来讲有三种，第一种是陈旧的粪团，第二种是中等粪团，第三种是新鲜的粪团。哪一种都是不应该贪著的事情，而且光彩夺目的、形状好看的，不管再怎么分析很多侧面的优点，有心之人人都知道，再多优点也是心假立的，因为它的本性就是一种不清净，本性不清净的缘故我们再假立很多，都不应该贪著。

同样，女人的容貌无论怎样，都如前比喻一样，作为有识之士也不应爱恋。

女人也有成就，成就比喻年老的，中等比喻中年或者成熟的，新鲜比喻少女等，有这三类。这三类通过人们的执著不同，不一定一直以青春年少的少女为对境，这是不一定的。法王曾讲过，因为美国人的执著心不一样，有些人贪著年老的妇女，有些人贪著于中等妇女、中年妇女，有些人贪著年少的妇女，不管怎么样，此处为什么把粪团分成陈旧、中等和新鲜三种呢？就对照老年的、中年的和少年的三种女人。不管怎么样都是和前面的比喻一样，完全不应该贪著的。同样女人的容貌不管怎么样，都和前面的比喻一样，作为有识之士都不应该爱恋。

内腐外皮包，烂尸此自性，

显现极丑恶，如何未曾见？

“内腐”就是说女人的身体里面完全是一种腐败恶心的状态。“外皮包”，外面是用白皙的或者细嫩的皮肤包起来。实际观察的时候，色身和腐烂尸体的自性没什么大差别。“显现极丑恶”，这种显现是极其丑恶的自性。“如何未曾见？”贪欲心重的时候为什么没见到这个自性呢？实际上贪欲心重的时候，是见不到这种本体的。但是如果真正通过教义开始观察的时候，最后能够见到她的自性，实际上就是这种烂尸的本体。

身体里面腐败、恶心，而外面用皮肤、衣物包裹以后似乎显得清静，

女人的身体就是这样，里面都是不清净的或者是腐败的自性，有些是内脏或者粪便等等，都是腐败的自性，是恶心的自性。外面是通过皮肤来进行包裹，通过衣物进行包裹，所以说似乎显得清静。

但实际上，与扔在尸林中的腐烂尸体相同，

真正观察的时候，和扔在尸陀林当中的腐烂尸体的本性是一致的。

自性真正是污秽肮脏、阴森可怖的。唉，人们为什么不曾见到呢？理当见到。

同时观察她的自性真正是很污秽肮脏的，非常非常可怕的自性。但是非常可悲的一点，人们就是见不到。真正生起贪欲心或者贪欲很强的人，对这个本体都没有见到。因为没有见到的缘故，就开始为了得到女人，生起贪欲心或用很多这种手段想要获得。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个不清净的自性造下了很多滔天大罪，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应理的。

谓皮亦非粪，犹如宝剑性，

不净身之皮，如何成清静？

“谓皮亦非粪”，主要就是讲对方的一种辩答，就像女人外面的皮肤一样，里面的自性也不是像粪便一样不清净的，以皮肤为例，从外表看女人皮肤的时候不是这么不清净，不像粪便一样，你的比喻太夸张了，根本不是像粪便一样的。就像外表的皮不是肮脏一样，里面的自性也不是肮脏的，也不是像粪便一样的。

“犹如宝剑性”，在甲曹杰大师的译本当中讲犹如衣服的自性，衣服的自性是什么意思呢？衣服就是本性清净的，所以脏了还可以洗。皮肤本身是清净的，脏了是可以洗的，有这种对照，所以“犹如宝剑性”。在以前《显明要义释》当中，任杰老师翻译的甲曹杰大师的略释当中就讲，犹如清净的衣服一样的自性。此处讲犹如宝剑一样的自性，宝剑一样的自性也是有一种清静的意义在里面，或者独立存在的自性在里面的。在破的时候，因为是以皮肤作观察的对境而推知里面也是清净的，所以就破这个皮肤。

“不净身之皮，如何成清静？”如果皮肤自性清净，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单独扔在外面人的皮肤就是一种大家厌恶的对境，根本就不是一个清静的自性。大家都是认为：噢，这是不清净身体的人皮而已。对于这张人皮来讲，没有一个人认为是清静可爱的自性。这种剥下来的一张人皮，单独放在那里，你会认为很恐怖，这个人皮是不清净的。如果把不清净的人皮包在一个里面不清的内脏之外，一下变得很清静，这也是和前面所观察的一样，是不合理的一种想法。所以不净身之皮，如何成清静呢？在甲曹杰大师的注释当中说，皮肤不像洗衣服一样，可以反复地洗濯，没有这样的意义。因为衣服确实本性清净，它可以反复洗。然而皮肤不像这样的自性，皮肤的本体就充满不净的，它并不能够像衣服一样的反复洗涤，从这方面也是这样破斥的。此处主要是宝剑性讲的，“如何成清静？”没办法安立为清静。

假设有人说：女人像外皮一样里面也不是肮脏的，就像宝剑一样单独存在。

有人是这样讲的：“女人象外皮一样”，意思是说外皮是清净的，所谓的女人就像清

净的外皮一样，“里面也不是肮脏的”，里面也不像粪一样肮脏的，“就像宝剑一样单独存在”。宝剑，我们前面讲过是一种清净的自性和单独存在的自性，宝剑和它的剑鞘，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里面它也是单独存在一种清净的。

这只是胡言乱语而已，实际上，皮肤也是不清净的，并没有单独存在，而绝对是以不清净的自性存在着，

实际意义上皮肤也是不清净的自性，没有单独存在一个清净自性的本体。皮肤通过不清净的自性，就是这样安住的。

扔在外面不清净身体的皮肤，被人们叫做人皮，

如果说皮肤在人身体上面时，我们说是皮肤也好，人皮也好，不是很恐怖的，但是扔在外面的非常不清净的皮肤，单独扔的时候就被人们叫做人皮了。

所有人都把它看作是肮脏的东西，怎么会变为清净呢？不可能变为清净。

所有人把它看成肮脏的东西，尸体的皮肤也好，或者单独的活人皮肤也好，观察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是肮脏的东西，所以怎么会变为清净的？不可能变为清净。把本来不清净的皮肤安立成一个清净的自性，是完全不可能的，完全做不到。

因此从这方面观察，认为女人容貌美丽，也需要做一番真实的分析。如果不做一番真实的分析，随着我们的贪欲心习气看的时候，很难生起对治。如果不生起对治的话，还是会跟随贪欲心而转。学了很多之后，还是没办法对女色的贪著进行压服，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本来修道可以在很短时间成就，但是因为有这些粗重烦恼的缘故，修道成功的时间就会拖延很长。所以我们是想延误很长时间之后成就？还是说想迅速成就？关键在于修这些基础法的时候，有没有下决心真正去观想，真正去对治，如果有这样的心，把这些压服之后，后面的修法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不会出现很多障碍。

所南德义檀嘉热巴涅

托内尼波札南潘协将

杰嘎纳齐瓦隆彻巴耶

哲波措利卓瓦卓瓦效